

# 爨文化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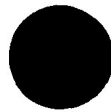
云南大学出版社

爨  
文  
化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范建华 编 ●

云南大学出版社



# 爨文化论

范建华 编

---

云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云南大学校内)

昆明市春城印刷厂印装

ISBN 7-81025-128-7/K·30

---

开本:850×1168/32 印张:11.3 字数:287千

1991年6月第一版 1991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精装)1000册 (平装)3000册

---

定价:(精装)8.00元 (平装)6.25元

弘拓老藝  
風骨傳神

高治國題



第五屆嬰文光學本討論會論文彙題

嬰氏文光國之瑰寶  
論文溯源意在創新

一九九二年三月保木康書



古為今用  
推陳出新

朱發虞



一九九二年四月

弘揚傳統民族文化  
服務曲清西午文明  
建設。

孟繼芝

九一年三月

## 序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是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的总和。关于文化的定义，国内外学术界迄今尚未取得共识，不同的定义多达500多种。这种众说纷纭的现象说明，文化的概念，并不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固定不变的，而是根据定义者的意图而界定。“爨文化”的含义，学者们的论证亦是多样的。从研究民族共同体的角度出发，我认为，它指的应是反映“爨人”、“爨蛮”群体意识的共同心理素质。包括这个群体所形成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习俗和其它一切作为这个群体的人所获得的能力。

“爨”字在云南历史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含义和用法。东晋以前，专为姓氏之称。《爨龙颜碑》说：“其先世则少昊、颛顼之玄胄，才子祝融之眇胤也。清源流而不滞，深根固而不倾。夏（一行）后之盛，敷陈五教，勋隆九土，纯化洽于千古，仁功播于万祀。故乃耀辉西岳，霸王郢楚，子文铭惠于春秋，班朗绍纵于（二行）季叶。阴九运否，蝉蜕河东，逍遥中原。班彪删定《汉记》，班固祖述遗训。爨暨汉末，采邑于爨，因氏族焉……迺祖肃，魏尚书仆射河南尹，位均九列，舒翮中朝。迁运庸蜀，流薄南入，树安九世，千柯繁茂，万叶云兴。乡望标于四姓。”所谓“四姓”，即西汉以来客籍南中而发展起来的四家最有势力的汉人。《华阳国志·南中志》说：“大姓焦、雍、雷、爨、孟、董、毛、李部曲，置五部都尉，号五子，故南人言四姓五子也。”爨即“四姓”之一。诸葛亮南征后封南中大姓为官，有建宁郡爨习官至领军。西晋泰始元年（公元265年），有爨谷被封为交趾太守。咸和九年（公元334年），李雄占领宁州，有兴古太守爨琛被封为交州刺史。李京《云南志略》说：爨琛后“爨瓚、爨震



2210/2v

相继不绝”。

东晋穆帝以后，由于爨琛及其裔孙在南中称霸，爨字亦被用以作为爨氏统治区域的各族的泛称。李京《云南志略》说：“爨琛为兴古太守，爨人之名始此。”爨人，亦作爨蛮。《新唐书·南蛮传》云：“爨蛮西有昆明蛮。”“爨蛮之西，有徙莫祗蛮、俭望蛮。”所谓爨蛮之西，即爨氏统治区之西。由于爨蛮是泛指爨氏统治地区的各族，所以爨蛮又有东爨乌蛮和西爨白蛮之分。樊绰《蛮书》卷四曰：“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当天宝中，东北自曲（今昭通地区）、靖州，西南至宣城（今元江），邑落相望，牛马被野。在石城（今曲靖）、昆川（今昆明）、曲轭（今马龙）、晋宁、喻猷（今潞江、江川）、安宁至龙和城（今禄丰），谓之西爨。在曲靖州、弥鹿川（今泸西）、升麻川（今寻甸、嵩明），南至步头（今建水），谓之东爨。”

东爨乌蛮元时又称为黑爨，为今彝族的先民；西爨白蛮则称之为白爨，为今白族的先民。这在元人李京《云南志略》中已有明确的记载。该《志略》曰：“今日白人为白爨，罗罗为黑爨。”西爨白蛮系由古爨人融合大量汉人及其他一些民族的人之后形成的，东爨乌蛮则由汉、晋时代的昆明夷、叟夷发展而来。由于二者是两个不同的族，所以各具民族特点。就居住地域而言，二者虽有交叉，但是以一个族为主而形成两个不同的区域，《爨龙颜碑》称其为“东西二境”。“东境”为东爨乌蛮地区，在今昭通、泸西、寻甸、嵩明以至建水一带；“西境”为西爨白蛮之地，在今曲靖、昆明、潞江、江川、禄丰等地。就经济生活而言，西爨白蛮的农牧业相当发达，出现了“邑落相望，牛马被野”的繁荣景象，而东爨乌蛮则是“散居林谷”，依然处于比较落后的状态。就语言而论，二者各操一种特定的语言。樊绰《蛮书》卷八云：“（西爨白蛮）言语最正，蒙舍蛮次之，诸部落不如也。大虫谓之波罗，犀谓之矣，带谓之佉苴，饭谓之喻，盐谓之宾，鹿谓之识，牛谓之舍，川谓之睽，谷谓之浪，山谓之之和，

山顶谓之葱路，舞谓之伽傍。加，富也。阁，高也。诺，深也。苴，俊也。东爨谓城为弄，谓竹为翦，谓盐为时，谓地为深，谓请为数，谓酸为制。言语并与白蛮不同。”就反映共同心理素质的风俗习惯而言，西爨白蛮“死后三日内埋殡，依汉法为墓，稍富室广栽杉松；蒙舍及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土壤，唯收两耳”（樊绰《蛮书》卷八）。唐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袁滋出使册封南诏，经今大关县至曲靖，纵穿曲、靖州东爨乌蛮地区，记录了所见部落情况，樊绰录其《行记》著于其《蛮书》卷一中，为我们提供了研究东爨乌蛮的真实可靠资料。“从戎州（今宜宾）南十日程至石门（今大关县豆沙关）……石门外第三程至牛头山，山有诸葛古城，馆临水，名马安渡。上源从阿竿路部落，遶蒙夔山，又东折与朱提江合。第五程至生蛮阿旁部落。第七程至蒙夔岭。……第九程至鲁望，即蛮、汉两界，旧曲、靖之地也。曲州、靖州废城及邱墓碑阙皆在。依山有阿竿路部落。过鲁望第七程至竹子岭。岭东有暴蛮部落，岭西有卢鹿蛮部落。第六程至生蛮磨弥殿部落。此等部落，皆东爨乌蛮也。男则发髻，女则散发。见人无礼节拜跪，三译四译乃与华通。大部落则有大鬼主，百家二百家小部落亦有小鬼主，一切信使鬼巫，用相服制。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女悉披牛羊皮。”又元李京《云南志略》亦记录了大德年间今黔西北、滇东北和四川凉山东爨乌蛮的实况：“罗罗即乌蛮也。男子椎髻，摘去须髻，或髡其发。左右佩双刀，喜斗好杀，父子昆弟之间，一言不下，则兵刃相接，以轻死为勇。马贵折尾，鞍无鞮，剡木为镫，状如鱼口，微容足指。妇人披发，衣布衣。贵者锦缘，贱者披羊皮，乘马则并足横坐。室女耳穿大环，剪发齐眉，裙不过膝。男女无贵贱皆披毡跣足，首面经年不洗。夫妇之礼，昼不相见，夜同寝。子生十岁，不得见其父。妻妾不相妒忌。虽贵，床无褥，松花铺地，惟一毡一席而已。嫁娶尚舅家，无可匹者方许别娶。有疾不识医药，惟用男巫，号曰大奚婆，以鸡骨占吉凶，酋长左右，斯

须不可阙，事无巨细皆决之。凡娶妇，必先与大奚婆通，次者诸房昆弟皆舞之，谓之和睦，后方与其夫成婚。昆弟有一人不如此者，则为不义，反相为恶。正妻曰耐德，非耐德所生，不得继父之位。若耐德无子，或有子未及娶而死者，则为娶妻，诸人皆得乱，有所生，则为已死之男女。如酋长无继嗣，则立妻女为酋长。妇人无女侍，惟男子十数奉左右，皆私之。酋长死，以豹皮裹尸而焚，葬其骨于山，非骨肉莫知其处。葬毕，用七宝偶人，藏之高楼，盗取邻近贵人之首以祭，如不得，则不能祭。祭祀时，亲戚毕至，宰杀牛羊动以千数，少者不下数百。每岁以腊月春节，竖长竿，横设一木，左右各坐一人，以互相起落为戏。多养义士，名苴可，厚贍之，遇战斗，视死如归。善造坚甲利刃，有价值数十马者。标枪劲弩，置毒矢末，沾血而死。自顺元、曲靖、乌蒙、乌撒、越嶲，皆此类也。”

元、明、清时期，爨字成了彝族的专称，不再称白族为白爨。景泰《云南图经志书》卷二曲靖府曰：“罗罗，一名爨，而有黑白之分，黑爨贵、白爨贱。”（按：这里的黑、白爨，不是分别指彝族及白族，而是指彝族的统治阶级黑彝及被统治阶级白彝）天启《滇志》卷三十：“爨蛮之名，相沿已久，其初种类甚多，有号卢鹿蛮者，今讹为罗罗，凡黑水（红河或澜沧江）之内，依山谷险阻皆是。”道光《云南志·爨蛮》所载与此同。乾隆《东川府志》卷八《户口附种人》说：“爨人，……明人呼为保罗，居板屋，上压石……元为黑罗罗。则补凉山皆爨人，四乡八里，爨人十居六、七。”嘉庆《永善县志略·种人》云：“爨人，元为黑罗罗，惟滇之东川、昭通二府与蜀之雷波、建昌等处为多，但今土人统谓之罗罗，无所区别，正不知孰为爨人，孰非爨人也。”由于爨成为彝族的专称，明、清时期把彝族的古老文字称为爨字或爨文。道光《云南通志·爨蛮》说：“有夷经，皆爨字，状类蝌蚪，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开化府志》说：“爨字为纳垢酋阿丁所撰，凡一千八百四十有奇，名之曰𪛗书。”抗战时

期，丁文江将所收彝文典籍编成专集，题曰《爨文丛刻》。由于爨字成彝族的专称，彝族老者被称为老爨，如《腾越州志》云：

“蒙山老爨不死，久则生尾，食人食，不认子女，好山畏家，健走如兽。”彝女被称为爨女，如《东川府志》云，当地彝族婚日，“新妇在途，故作坠马三，新婿挟之上马三，则诸爨皆大喜，即父母亦以为是爨女也”。

根据上述史料，“爨文化”一是指穆帝永和三年（公元347年），晋灭蜀李氏，南中大姓爨氏称霸南中，至唐玄宗天宝五载（公元746年）被南诏蒙氏所灭四百余年间，西爨白蛮和东爨乌蛮两个不同的人共同体所创造的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二是指元、明、清以来今彝族先民爨蛮（罗罗）所固有的文化。

“爨文化”是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的一个组成部份，它不仅留存于晋唐时代思想家、历史家、文学家的书本与峨煌斑斓的文物上，而且还体现在彝族、白族等民族的风俗习惯中。发掘和抢救已经失传和濒于失传的“爨文化”遗产，考察和描述彝族等族世代相袭、衍化的民风民俗，是我们当前反省传统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刻不容缓的任务。云南大学历史系、曲靖地区行署文化局、曲靖地区文管所联合发起召开首届爨文化学术讨论会，把发掘、抢救“爨文化”的任务提到学术界专家学者的面前，这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爨文化论》所收二十九篇文章，着重从历史上探讨了“爨文化”的各种现象，对“爨文化”的内涵进行了理论剖析和概括，揭示该文化现象的来龙去脉、沿革损益和潜在的深层结构与意义。其研究方法和思维方式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写作风格深入浅出，有论有据，文采与推理相通，读后使人感到欣慰。

“爨文化”作为历史民族学及民族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具有广阔的研究领域，它包括历史上既存与现存的各种文化现象，如衣食住行、婚丧嫁娶、民间宗教及信仰、巫术禁忌、工艺制造、礼仪、制度、价值观念、行为准则、道德规范、审美观念、生产

结构模式等等。目前研究所涉及的内容还比较狭小。相信在《爨文化论》问世的启动和鼓舞之下，对爨文化的研究会出现一个新的局面。

**何耀华**

1991年3月18日

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

# 目 录

序.....	何耀华 ( 1 )
• 必须重视爨文化的研究.....	徐发苍 ( 1 )
• 爨文化刍议.....	范建华 ( 10 )
• 爨论.....	谢本书 ( 27 )
• 爨迹初探.....	吴光范 ( 37 )
• 东西爨文化比较.....	史继忠 ( 49 )
• 爨文化二题.....	李绍明 ( 61 )
• 爨文化的历史特点.....	林 荃 ( 69 )
• 爨文化初探.....	单 文 ( 76 )
• 云南古代文化链的重要环节——爨文化.....	袁国友 ( 89 )
• 论爨的涵义及演变.....	李保伦 ( 101 )
• 爨区地域及地域内文化述论.....	李安民 ( 112 )
• 论“爨”与中原文化的关系.....	范利军 ( 127 )
• 从《爨龙颜碑》看南朝刘宋时期汉文化 的传播及影响.....	平难先 ( 141 )
• 从大、小爨碑看汉文化对云南的影响.....	李 可 ( 154 )
• 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越雋与宁州之关系 看“爨文化”的北传.....	刘世旭 ( 162 )
•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南中“大姓” 与“夷帅”.....	何斯强 ( 177 )
• 论爨氏的“夷化”问题.....	张鑫昌 万永林 ( 191 )
• 南中大姓非“夷化”说.....	刘 弘 ( 200 )

- 爨氏任官没有世袭
  - 兼论与此有关的几个问题……………任宁云 (210)
- 爨氏称雄局面的形成及其原因……………韩忠太 (224)
- 试论爨区“乌蛮”、“白蛮”区分的涵义
  - 及其同后世彝族的关系……………戴世能 (232)
- “爨”与白族没有关系……………街顺宝 (249)
- 东爨乌蛮的源与流……………满思宇 (264)
- 三十七部会盟碑中的彝族文化特征……………毕志峰 (277)
- 盟誓文化与明月社
  - 试析爨文化的一个元素……………段鼎周 (284)
- 试论《爨宝子碑》的美学特征……………陈孝宁 (302)
- 从文化角度审视爨宝子碑的美学特征及价值……………蒋大康 (309)
- 从爨碑研究引起的几点思考……………饶昆生 (322)
- 有关爨氏后裔的一块重要碑刻
  - 鹤庆明永乐《寸升碑》……………鲁刚 (330)

## 附 录

- 一、首届爨文化学术讨论会组织委员会成员名单
  - …………… (343)
- 二、首届爨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目录…………… (344)
- 编 后…………… (345)

# 必须重视爨文化的研究

徐发苍

由云南大学历史系、曲靖地区行署文化局、曲靖地区文物管理所联合举办的“首次爨文化学术讨论会”，是专题研究爨文化的首次会议，这不仅是曲靖的一件大事，也是云南乃至云、贵、川三省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件大事。这次学术讨论会，必将大大推进爨文化的学术研究。爨文化研究，不仅是个历史课题，它与现实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于发掘古迹文物，弘扬民族文化，进一步开发曲靖，开发云南，促进两个文明建设都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想就爨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和如何古为今用发一家之言，和大家共同探讨。

## 一、关于爨文化的几个问题

爨文化，发源于盘江流域，以滇东为中心，在汉末至唐中叶的五百年间，对云南社会乃至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广大区域的政治、经济、民族、宗教、文学、艺术等多方面都产生过很大影响。

为何以爨为名。大家知道，在曲靖一中校园内保存着一通爨宝子碑，俗称小爨；在陆良县薛官堡村内保存着一通爨龙颜碑，俗称大爨。这两块碑刻的年代分别为东晋义熙元年（公元405年）和南朝刘宋大明二年（公元458年），距今已有1500多年了。1961年3月经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大小二爨



是研究云南地方民族史的宝贵资料和珍贵的书法杰作。两碑记载的是南诏以前“迄晋而盛”的南中大姓爨氏建宁太守爨宝子和宁州刺史爨龙颜的家世和生平事迹及其对他们的赞颂之词。爨氏家族统治南中（今云南和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的时期，曲靖曾经一度作为云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而著称于世。我们把爨氏家族统治时期的这段历史称为爨文化。

研究爨文化，对于我们来说，首先必须明确下面三个问题：

### （一）爨氏统治的历史梗概与爨文化的形成。

爨氏之族，史籍所载，众说纷纭。《战国策·魏策》有爨襄其人，这是见于文字记载的爨姓第一人。据《爨龙颜碑》称：爨氏先祖为帝高阳氏之后裔，食邑于爨，因以为氏。本“蝉蜕河东，逍遥中原”，其后才“迁运庸蜀，流薄南入”。<sup>①</sup>爨氏在滇东强盛之后，南中以叟、僰人为主体的本地民族及汉民族受其统治。《华阳国志·南中志》云，诸葛亮南征之后，“收其俊杰，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及获为臣属，司臣至领军”。<sup>②</sup>爨习便成为云南爨氏家族中见于史籍的第一人。随着历史的变迁，夷汉融合，称为爨人，演变成古代云南的主要民族，亦称爨蛮。所辖区域，称为爨地。分别势力，称为爨部，有东爨、西爨之分。唐樊绰《蛮书》云：“西爨白蛮也，东爨乌蛮也。”<sup>③</sup>

东晋时，爨琛独霸南中，即今云南大部、贵州西部、四川西南部。爨氏统治集团自相承袭，南朝王室虽命其刺史，实则鞭长莫及，爨已相对独立。北周时，将南中宁州更称南宁州，仍命爨为长，南宁州驻今曲靖市。隋统一后，命爨翫为昆州刺史（驻今昆明）。唐一建立，便把经营南中作为重要问题来抓。从公元七世纪初叶起，东爨乌蛮部落不断西移，征服了当地的白蛮，在洱海地区崛起六诏。其中南诏统一各诏，唐封南诏王皮逻阁为云南王。

<sup>①</sup>见《爨龙颜碑》。

<sup>②</sup>见《华阳国志·南中志》。

<sup>③</sup>见《云南志·名类》。